

政协文史资料

(三)

(总第八期)

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年7月25日

目 录

- 教育家李青芝先生传略.....李朝德(1)
吕玉堂先生轶事.....庄济华(6)
诗词一束.....成都市政协委员、蓬溪何域藩先生
遗著 (春辉供稿).....(10)
愚孝篇.....刘新尧(12)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几个提法的变化.....王家杰(17)

※※※※※※※※

※ 史料摘刊 ※

※※※※※※※※

- 史学传统与四川特点.....(23)
关于议案、提案、建议案的区别.....(27)
刘青山, 张子善贪污案简介.....(28)

教育家李青芝先生传略

李朝德

李青芝，派名守中，榜名文钦，男，汉族，蓬溪县城西街人士，生于前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冬月十九日。家道寒微，祖辈务农为业，父母操缝纫手工活计，以盘家养口。

先生稚年聪颖，天资出众，勤奋耕读于塾师王绍侯家，弱冠应潼川府试，光绪元年（1875）乙亥科举秀才，名列前茅，继补廪食饩，回乡即在自宅及本城三圣宫、濂溪宫、龙王庙等处先后设馆舌耕。平生勤学苦练，精通经、史、子、集，长于诗文，尤擅书法，工稳刚劲，名慕闾里，多所求书屏对者，以饰堂构。及中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科乡试，中岁贡学衔。时值戊戌变法流产、中日甲午之役后，西方列强接踵入侵，巧取豪夺，清廷腐败，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势日衰、江河日下，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先生目睹，感慨系之，尝作诗云：“河山倒映朝鲜影，杯酒重招故国魂”句，以抒发忧国忧民和悼念捐躯殉国之爱国将士；赞助维新变法，清廷颁布废黜科举，兴办学堂，欣然受聘离乡赴蒲江、射洪、南充等县创办高等小学堂，并担任中学堂国文教师席，历三十余载，先后受业诸生，出类拔萃者如清末翰林学士纪大经、民初川北道尹卢子鹤，抗日阵亡上将李家钰等，皆出其门下。

清季宣统年间，先生曾一度出任南部新甄坝分县县丞，蒞任两年有余，兴办学堂，注重实业。扶持农桑、发展白蜡，豁免附税，勤政爱民，清慎廉洁。辛亥革命成功，拥护共和，辞官回归故里，

仍以教育为终身职志，为桑梓培育人材。

民国四年（1915），先生就任蓬溪县劝学员、劝学所长期间，协同纪大经、庄廉夫等乡士创办“牖民书社”，撰写和出版全县学校及师范班教科书、参考书，供应文具纸张，用备师生需求，为革新本县教育、培植新秀做出贡献。

先生关心国事，溢于言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黄粱梦破灭后，华夏大地陷入军阀称雄割据的岁月，争城夺地，朝秦暮楚，征粮派款，徭役赋税，川省尤甚，百姓不堪其痛苦。一九二七年县内历年积蓄之救荒粮谷，几乎耗尽，先生时任县中国文教师，见原设置于学校之粮仓，临兵燹浩劫，仅存两间空荡荡的木板仓，痛心愤懑，在一次为学生作文时命题：“吾蓬仓政已坏，今后救荒之策如何？”板书后即泪流满面，哽咽不语，踉跄走出教室，掩面而去。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县中任校长期内，兼任县办杂志《伊仁半月刊》编辑，常撰文揭露乱世弊政，抨击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祸，呼吁停止争夺。

先生为人正直、善良，不畏强暴，伸张正义。民国初，原县衙领班晏洪，作恶多端，企图倡乱，为县人切齿痛恨，告发于川北行辕，适宣慰使张澜赴所辖各县，视察新政推行情况来蓬，受理控状，先生挺身而出质证，列举晏洪十大罪状，张澜立命武士将晏洪绑去刑场，予以正法。为县里除暴安良、拨乱反正立下功迹。

先生德高望重，关心青年进步，爱护后生成长，为保护革命青年赴汤蹈火，不遗余力。

清末，卢子鹤先生童年，双亲俱亡，其戚人丁××迁蓬吏，负笈随往肄业，寄食饮于先生家下，拜为门生，承蒙朝夕启迪，生活起居，关怀备至。及长，遇大比开科，因属异籍，不符应试之列，

先生为之具保联宗，归蓬籍卢姓更名廷栋，终入学中举成名。后民国八年，子鹤尝从先生游峨眉，未果，病倒客舍，先生躬身侍汤药，形影不离，数十日始起沉疴，若慈父亦莫可相比。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全国掀起反共浪潮，一九三〇年波及蓬溪，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大学生、共产党员王武林、戴明德、杜孔书、杨蕴朴等出任县立男、女中学，县立高小校长职，聘用了大批优秀教师执教，学风大振，焕然一新，为地方劣绅嫉妒，以异党捏词控告于成区边防军李家钰麾下，将王武林和县高小教导主任、地下党负责人苏俊等八人拘捕，解送遂宁囚禁审讯，先生立即出面，不顾跋涉辛苦，前往营救获释。

一九三一年蓬中成立学生自治会，先生满腔热忱，积极支持，拨给出售龚池金资助，并拆吕公祠旧龛木料修建会议室。该会有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学生柏坝、郭祖烈主持编辑，出刊板报、壁报，宣传革命思想。翌年，登载一篇《丘八无钱不想》的杂文，揭露军阀蹂躏百姓，时遇田颂尧部罗乃群师出师川北剿共，驻扎县中校。罗发觉其文，恼羞成怒，立命弁兵将缮写学生杨含章拉出去枪毙，先生骤闻呼救声息，急奔现场阻拦，摔伤腰部于不顾，说理营救，罗师长犹恐事态扩大，只得收回成命，放弃杀人。

一九三三年驻蓬李炜如部奉上司田颂尧指令，在县内大肆逮捕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有李隆坦、郭祖烈、胡显骥等十三人被捕下狱，其中有回马乡小学教师、共产党员曹吉熙，在敌人审讯中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先生当时正在会同教师杨志抚、罗绍暹、胡慎之等与县长唐宣跃说理斗争，不意刑场枪声传来，曹吉熙已倒在血泊里。先生闻之，泪如泉涌，手足颤抖，捶胸仰面痛哭，不胜惋惜，激于满腔义愤，指责草菅人命，杀害良民；又通过多种渠道，疏通

机关，设法搭救在禁者，驻军和政府当局，唯恐民愤难平，即将全部释放。

一九三五年川政统一，军阀之间矛盾暂时缓和，奉中央令一致反共，田颂尧充剿共总指挥，一面率师进攻通南巴，一面派出清共队，仅在县内一次拘青年、学生达八十余人。赤城城乡，乌云密布，阴风怒号，白色恐怖，人心惶惑，官绅、民众无不愤慨，先生焦急如火，食不甘味，寝不入眠，协同纪大经等地方名士向当局抗议，声援被捕者，又多方斡旋，卒使承保获释。

先生一生，身居乱世，高风亮节，清白自守，布衣蔬食，不慕荣利；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关心国事，保护青年，思想开朗，不拘泥守旧；振兴教育，爱护学生，培植人材，历五十余年，呕心沥血，桃李满门，受业学子如坐春风，不仅为教育界同仁所敬仰，且为县人称道，至今不衰。暮年患眼疾退休还家，寓居县城西郊干湾子，行年七十有三，时于一九三九年夏历腊月十二日与世长辞。越明年，清明前夕，教育界同仁发起由教育科长周方润、县长方勉耕主持公祭会于县中校大操场，吊唁者千余，祭幛、挽联，悼词数以百计，慰英灵于泉下，寄哀思于人间。

其后，已故蓬中老教师何耀淳有诗赞曰：“一生振铎，桃李万千；振兴文风，多有贡献；德行高洁，学者典范，诗文小楷，至今犹传。”

吕玉堂先生轶事

庄 济 华

吕玉堂先生(1883—1950)在我县教育界前辈中，可算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贫苦知识分子。由于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关于他的生平我就直接、间接知道一些，这里仅据我记忆所及，写出一些轶事，作为对吕老先生的缅怀，也为他“生不逢辰，命途多舛”于旧社会不胜惋惜。

终生奔波 有志难展

在蓬溪和吕老先生最知己的“难兄难弟”是另一位终生买藏图书达几万册的庄克明老先生（这批书庄死后卖给抗建中学）。青年时代他两人一同去考过秀才，一同去当过“新军”（清末时），一同浪迹于“蜀中”，一同进过“师范班”，一同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饱尝艰辛但又是一同有志难展。

1934年春，吕老先生的老友于渊（即于邦齐，射洪洋溪镇人，早年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作掩护，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活埋）在成都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民视日报》，约请了他去作编辑。吕老先生出于民族大义，认为“报国有日”了，欣然辞去极难争得的教书职业，奔赴成都编报去了。

当时，吕老先生家累不轻，加以年年闹灾荒的附北一带，更是生活上朝不保夕，他有这样大的决心与勇气，确是非比寻常的！据

我所知，家里全凭吕师母躬耕，入不敷出，家小生计几乎流为乞丐了。《民视日报》由于宣传抗日“有罪”，被国民党查封，他只好束装返回家乡，重度粉笔生涯。

抗日有罪 身陷囹圄

“七七”事变时，吕老先生已由城内被排挤到小潼场（现在的鸣凤乡）康氏祠小学去任教。他为了“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便亲自组织并带领抗日宣传队，成员是遴选的小学生，有康运琅（字晴晖，在“文革”中死去）康运琰、吕光昂等，利用逢场赶集，到鸣凤、吉星、集凤（属南充县）、高升、河沙（属遂宁县）作抗日宣传活动，确实成为当时蓬溪县内最先声援抗日救亡的宣传队。蓬溪县成立抗敌后援会时，这支宣传队就成了“抗敌后援会”的最活跃组织之一。

约在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自诩是吕老先生“高足”的颜守恂已回到蓬溪县当国民党“党官”，随即取缔了抗敌后援会，捉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吕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吕老先生一直为人正派，当时社会舆论大哗，他这位“高足”颜守恂迫于自惭形秽，只好通过周希伯先生出保，将吕老先生放了出来。

世态炎凉 迫作聚斂

正因为爱国有罪，抗日有罪，吕老先生出狱以后，便被国民党党官颜守恂指名“教育界解聘”，还恶毒的指令“取消教师资格”。在

失业下，吕老先生不得已去文井场帮收猪税的写税票，得点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按当时旧俗“文墨人”去作“聚敛”是很丢脸的。吕老先生不计较这些，确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就我所知，这段时间极少进城赶集了，来城只是为了到庄克明家借书还书，会会老熟人而已。因为当时国民党党官颜守恂对捕捉吕老先生的借口，大肆张扬说是与“南充逮捕吕氏弟兄异党案”有牵连，目的是借以孤立吕老先生，以免泄露“莫须有”的真情，遭致更多的谴责！

精通学艺 教改先锋

从当时看，吕老先生不是属于“迂儒”，也不是“狂儒”一类。他是胸襟开朗的人，但又可说是儒门的忠诚信徒，例如：“一簞食，一瓢饮，仍不改其乐”的刻苦生活他硬是身体力行。他的古籍知识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歌赋的学艺，可说精通之至；他的新文化知识，从圣经西典到茶花女、原富之类无不涉猎。按知识水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不浅功底，我们这伙“门弟子”不仅在启蒙时受益不浅，尔后在其谈吐解惑中也得到很多教益。

在教我们时（当时还有段大块、段二文、罗定一、胡代清、罗世东等人），吕老先生是唯一主张不体罚的教师。为此还时或与他那老友庄克明顶牛。在当时能够不用打手心而用启发教学生的人可谓开明之至的了。属于改革派。

吕老先生爱国心很强烈，经常给学童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欺压我们，他还把《阿Q正传》改成故事讲给大家听，把我县郭汝成编写的《国耻小史》（原中华书局出版）分次给大家讲解。

我印象最深的是吕老先生对天文、数学有浓厚兴趣，以及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求知恒心。比如，他有一个“日晷”当然很简陋，无论天晴天阴他都在日影下对照记录。他写过一本《天文丛话》，还指导过他儿子吕光昂搞改良历法。据我所知都有相当水平和丰富的资料性。可惜，在那种社会条件下，没有得到出版而被佚没了。他手头那样紧还向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理化仪器。

热 心 教 育 推 崇 新 学

吕玉堂先生是我县早期办“完全小学”的活跃人物，可惜知道的人已不多了。他从事桑梓教育，最先是何氏祠小学，包括高初两等级的完小，后迁并到大西街三圣宫内，当时校长是庄克明，尔后，庄克明到下河街万寿宫小学时，他也到了这里。

当时他很推崇陶行知先生的教学思想，搞小先生制——即大龄学生辅导小龄学生。他对办学主张要“兼容并蓄”的蔡元培也很崇敬，并且身体力行。比如，下河街万寿宫小学内的教科书就是“多轨并行”：有“人手足刀尺”的“共和国教科书”，满书“之乎也者”有“狗儿叫、猫儿跳”的“三民教材”，满书是“的呀吗呐”四年级还有大部分学童朗读“离娄”“告子”，甚至于流行的“杂字”；书等等。奇怪的是，学童对这么繁杂的东西，并不那么感到厌倦，这不能不归功于吕老先生教学有方：“导之有趣，学之有益”的诲人思想了。

遗憾的是：安贫乐道高风亮节的吕玉堂先生，一生的抱负，没有施展；一生的教学经验，没有人理会，就这么默默无闻，度过了苦难的岁月。不幸的是：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不久，在1950年春节吕玉堂先生刚能施展抱负的时节就离开了人间，终年六十七岁。

诗 词 一 束

成都市政协委员、蓬溪何域藩先生遗著

（春 辉 供 稿）

· 敝 冠 ·

破帽笼头肯放休，有情偏惜旧时俦。
不将子羽戈戈责，彼此忘拓对水鸥。

· 有 感 ·

一觉清眠百尺楼，雨丝风片两悠悠。
年来解得痴聋味，不管人呼马与牛。
载酒留春尽夜巡，千金一刻不辞贫。
劫灰飞尽身犹在，忍对尊前数故人。

· 竹 篱 ·

压竹扎篱笆，腰折枝未死。
翠叶引鸣蝉，清尘共相砥。

· 幽 兰 ·

桃李争春艳，蝶蜂镇日忙。
不嫌岩谷冷，自识绮罗香。

·秋 菊·

金阁辞朝宴，竹移伴晚粧。
趋炎羞向日，忍冻惯凌霜。

·早 梅·

冰雪聪明性，清瞿绝俗姿。
群芳待蓑裹，我独著先知。

·翠 竹·

烈日严霜过，青葱不改妍。
虚心将问世，仗节可移天。

·鹧 鸪 天·

拟 小 晏

一别情天万里长，漫酬粉黛话鸳鸯。三年锦字通灵息，九日黄花怯晚凉。随节序，暗倾觞，粘云衰草雁成行。梦魂真个无拘束，凭向潇湘到洛阳。

乱叶归鸦破夕阳，茫茫烟水接流光。白衣人送陶公酒，黄菊待分谢眺香。深巷陌，小池塘，东邻有女怨清商。倚楼横笛霜天里，西望神州泪几行。

送雨西风夹夜潮，芙蓉城上万花娇。朝开暮合随意趣，乍暖还寒取次销。通猿臂，约蜂腰，当年意并凌云霄。天涯今古无穷恨，回首青山几道桥。

醉赏东篱高节香，何如信步踏残阳。半山枫叶浓于染，几比红花不待装。巢鸟鹊，下牛羊，吊腰高系短分裆。村姬濯得如霜脚，绝胜华清沐浴汤。

艳紫嫣红绝旧颜，世情谁语燕翩跹。诗存腹稿随时失，愁锁眉梢触景添。伤往慧，惜今顽。金台骏骨逐年寒。欲画梅花染芝草，不是同心不与看。

愚 孝 篇

刘 新 尧

蓬溪民风淳厚，孝行素著，明、清以来，《节孝篇》中不乏千例，值得世人效法的有：乳媪、抚孤、侍残、睦邻、孝亲、敬老、赈困、济灾等，故《志》称这是：“里有可风之俗”的好事。由是受旌于昔，流芳于今，这是不可非议的。然则，中有割肝、割膺、割股饵亲治病的愚孝；有夫死不醮，未嫁而寡的恶习，相沿至民国三十年代不废，则是应该批判的封建毒瘤。

愚孝愚忠，自古皆为贤吏所不取。光绪版《蓬溪续志》卷三《耆旧篇》中写道：“事亲之道，竭力而已”，又何必截肝屠肉？又说：“蓬溪之民，以孝闻者众。而割肝断臂以济亲于沉痾者，常不乏人。世或悯其愚，君子嘉其竭心于孝，有合于记之所谓能焉。后之人，勿慕其迹，而师其心可矣”（注：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以下同）。这说明封建社会，也不提倡这样的愚蠢行为。因此又继续说道：“采县之孝行，前后七十年间，而得割肝亲疾者九，割膺（注：膺，胸前肉）者三，割臂者十有余人。懿乎！何居近而事同

者之多也？其观感化与神，又相之俾疾者痊，而割者亦无苦，则尤异焉。福善祸淫之理，有时而不可知，可知者恒也，无足异也。众人疑焉，君子信之矣。虽然以是为俗，其可乎哉？若皆效之，吾恐或有餌之不必瘳，而又不幸，以重其亲之忧，而增之疾者。服劳奉养，不竭其诚，而诿诸他日。姑耐一割，以薪至美之名者，流极之余，将致歉于贤者之过中焉。”这些话，充分指责了割肝臂的人不疗可愈；吃儿媳肝臂的父母，受之可痊的怪事。肝系血库，臂有动脉，刀伤之后马上可以危及生命，这是明摆着的普通科学，可是偏偏有不信科学，祈仰诚心感神的荒诞言论的人，难道不是怪事么？追溯根源，还是宗门的迷信流毒所致，致使多少无辜儿女作了无谓的牺牲品。《县志》所列节孝人物，凡割肝臂疗亲的儿女，有的确实割死了，但也有侥幸不死的。按民俗认为：“割死了的，其心不诚”入《志》也没资格。但修《县志》的贤吏、史笔，实在于心不忍，管他死活，也全都采入。并讳其自割身死，托其自愈以彰，表扬一下算了。所以蓬溪五部《县志》所列割肝臂的孝子，都没一个得破伤风。说来还是编修《蓬溪续志》的县官李燧、周学铭和史笔张礼杰等三个人最有胆识，他们把封建社会不愿公开的话，直通通地写出来，批判得淋漓尽致，真是大快人心。

愚孝的另一方面就是未嫁或已嫁的妇女抱灵守寡，这种恶习比前者更早。古礼制提倡从一而终，这是事实，但决无禁止妇女再醮之律例；古礼制对已婚妇女于夫死后再醮，虽有不贞的讽刺，但没有对未婚的妇女因订婚后其未婚夫死而另配的讥诮。《志》称“未婚之女，礼既未备，恩亦未孚”，哪有什么情可锺？古代的《礼经》

明文写道：娶女有吉日，女死婿，齐哀以吊，既厝（注：厝，音措，安葬之义）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既不加以三年之服；又不责以从一之之义，这是古代圣贤明智的表现。他们根本没有提倡贞白守节。当然，如你坚持要守，那就属于你的自由了。《礼经》又说道：“女未庙见而死，归厝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蓬溪续志》由此而进一步说明：“夫未庙见尚不得谓之成妇，况许嫁而未适者，尤不得以妇道律之，”这是有礼有节的定论和判词，是唤醒妇女觉悟的呼声，真正难能可贵啊！

《蓬溪县志》所著“节孝、烈女篇”，溯自后汉开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止，纪一千五百余岁的各代人物有数千人之多。所著传记，无不悲天悯人，卒不忍读。蓬溪拔贡生钟永定为《女侄筠姑守贞征诗启》的这篇赋体文章，简直是一字一泪，他破题写道：“窃以风陈青简，柏舟屡姜女之诗；云暗苍梧，斑竹染湘妃之泪。化石而肠皆铸铁；剪字而骨亦留香。……虫飞甘梦，郎深好合之欢；燕婉膏容，妾诵承恩之什。……星欲渡而光沉；丝刚牵而缘断。而亦慷慨许身，从容守义。如女侄筠姑者，有足悯焉。”开头数联揭示了人间悲剧的序幕，又看下文：“……方将咏河里之魴，鳞鳞比目；弋天边之雁惊心。无如风信春来，星期秋及，辉腾璧月，渐圆蟾镜之光；浪起银河，竟阻鹊桥之驾。……瑟未御乎房中棺遽来于天上。明月箫冷，已无颀颀之鸾；巢落梁空，偏有归来之燕。抚心匪可卷之席；昂头嗟不谅之天……强乃谀吉过门，致祭成服。炼娲皇补天之石，帝女填冤；闻哀姜过市之声，途人下泣。斯时也！麻衣一袭，即是催妆；萧酒三杯，便名合卺。身下姑嫜之拜。苦未分明，泪描夫婿之容，从何仿佛？摩笄一恸，抚梓三号。无术

招魂，叹灵均其已矣；有怀同穴，奈庭坚不祀何！”笔到之处，情景俱现，天地为之变色。这样毫无代价的牺牲，实在咎由自取。她们自己甘愿充作悲剧的主角，当然悲剧结束了她们的一生。

又如本县庠生撰《骆贞女碑》，他记载骆贞女其人写道：“骆凤英者，骆长发之四女，蒋恒逊之聘妻也，年未及笄，夫死於水，闻讣往吊矢志守贞，事姑甚得妇道。家人见其年少，欲嫁之。凤英投环者三，刎颈者一，皆不得死，”这个不识好歹的可怜女儿，竟用自杀手段来抗拒别人的好心，是多么糊涂呀！

又如《蓬溪近志》记载蓬莱镇的烈女叶清贞，这样写道：“叶清贞，蓬莱处士叶遵圣之女，字于冷守一。将婚，冷守一去成都文殊院为僧。清贞年十八岁，白母云：“阿娘字儿冷郎，冷郎夫也！夫负儿避谷，儿不负夫再字，愿事老母不嫁也”。这种人真正像有神经病。蓬溪文人据实写出这些人的自发行为，在表扬中也包涵批判成分，需读者注意理解，才能看出的。

民风如此，从上宪而至皇室，则当然称快。不特不加干预，反而赐额旌表。对割肝臂，抒苦节，均例为大贤大孝，其他次之。于是至善至美的褒词，接踵而来。什么“盖天下第一完人”（骆贞女），“敦孝全贞”（敬杨氏），“葆贞完孝”（王文氏），“诚孝格天”（李思大之妻），“贞松劲节”（周自听之聘妻），“安贞之吉”（魏大名聘妻刘松秀）“贞烈皎然”（徐元松聘妻蒋玉贞）。全县皆有。其著文竖碑，立坊纪传者更多。由旌表而励民风，于是一门三节，五世苦节等世代寡妇也应时而生。由此观之，俗因受戒而兴，受旌而励，所以成谚曰：“风化为政治所先；名节为伦常之重”的荒谬说法。

割肝臂之举，延至民国三十年代。为笔者实地见闻的是小商陈

善治，绰号陈汤元，因母病，诸药无效，乃法先贤割肝疗母疾。割肝之时，斋戒七天，然后熏沐净身。于割肝之日，燃香烛九品，敬祭天神后，再举刀割取。取肝后，并刀入盆，自割者晕厥仰地，俟闻者至。一人惊见后频呼“孝子割肝”。四邻毕集，捧香灰敷创口，唤纱轿拥孝子乘。簪花挂红，吹吹打打，迳奔旧县政府而来。县长方勉耕闻讯，穿戴一新，燃香烛向孝子三鞠躬，发奖金一万元法币。孝子受奖之后，将轿落平，好事者二人搀扶孝子，将衣宽开，让县长验伤；将盆捧出，让县长验肝。验证已毕，分赴县城九宫十八庙拈香，历时六个小时，才结束这场盛况，全城惊譁，不可一世。

然而陈汤元割肝之事，并未感动神灵上帝，陈汤元本身创口化脓，其母食人肝后，初有振奋，但无益于病。寻思吃子之肉而恶心，反致终日呕吐，不久寻逝。“聪明”的孝子，不愿背孝心不诚之谤，讳其真事，谎称割肝敬母，感天动地，母勿药而祛病，子割肝而创平。这是蓬溪县城人所共睹的奇闻。只可惜这位孝子终身困穷，无人人为其竖碑列传。

愚孝行为，已成过去，再也不复返了，可是值得注意的教训，是政府对民间风俗的态度，对错误的东西是反对还是支持？上例愚孝，若不得统治者认可，以至旌表，那可以想像是没有人步其后尘的。如果没有宗门迷信的麻醉，可断言不会有胡塗上当的人了。今著《愚孝篇》，以供后世明鉴。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几个提法的变化

王家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在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任务、政策等问题的提法上，也随着形势的发展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一、统一战线的性质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称我国的统一战线为革命统一战线。1950年6月23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说：“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仍沿称我国的统一战线为革命统一战线。1977年8月18日，党的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它的总纲中说：“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统一战线改称为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